

巴哈伊教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思想述评

吴正选*

摘要：巴哈伊教是新兴的世界性宗教，也是当代唯一以推动世界政府的建立为其历史使命的一个重要的非国家行为体。自从冷战结束以来，巴哈伊教全面地介入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的各个领域的公共政策的辩论、制订、实施和监督等，并在人权、妇女进步、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发展等领域拥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成为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因此，有必要对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和世界和平思想进行介绍，为进一步观察和了解这个新兴宗教提供认识的基础。

本文首先对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和世界思想的起源和发展演变做一番勾勒和梳理，理清其历史脉络。然后，着重介绍当代巴哈伊教有关世界和平和联合国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改革等议题的政策立场，跟踪其在当代国际政治领域的继承和发展。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结合国际关系的理论和实践对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的理论特征及其意义进行初步的概括，提出五点结论：第一，巴哈伊教的全球化思想体现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两种研究视角之间的平衡，并表现出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思想特征，是一种“弱全球化理论”。第二，追求和实现“世界和平”是巴哈伊教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其全球治理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线索，对宗教作用的强调则是其世界和平思想的特色。第三，巴哈教的全球治理思想是关于社会发展前景的一种乐观而现实的思想。第四，巴哈伊教观察社会变化的视角和思路对我们今天考察国际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最后，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一种积极的神学目的论。

一 引言

近二、三十年来，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使地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与此同时，建立在民族国家主权至上原则基础之上的国际政治体制越来越显示出治理能力的不足，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人们普遍感到民族国家已越来越无力为人类社会的安全和福祉提供有效保障。这种局面迫使民族国家或强化跨国

合作机制和区域治理组织（如欧盟），或赋予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更多权限处理全球公共危机（如联合国维和机制和人权委员会等新机构的设置）。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现象和全球治理逐渐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成为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共同的热门研究课题。在国际关系学领域，全球化对民族国家主权的影响程度成为争论焦点之一，围绕国家主权有没有和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削弱、全球治理是否必然导致世界政府等问题，重新激活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学术传统的争论，集中体现为全球主义和国家主义两种研究路径之间的争论。^①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宗教也无一例外地被深深地卷入了全球化的漩涡。例如，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各种宗教积极应用因特网技术以加强自身影响。跨国宗教网络，网络宗教等现象，表明传统宗教在积极地适应新的社会现实。^②另一方面，原教旨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的泛滥等现象，也表明了全球化的现实与传统教义之间存在着张力。与此形成鲜明的对比，各种新兴宗教运动本身既是全球化进程的产物，又在新的全球化的世界中游刃有余。新兴宗教巴哈伊教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巴哈伊教借助全球化时代的种种便利，在短短的160年间就传遍了全球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一个全球性的高度

① 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55-175页。

② 谢洁：《网络时代的宗教——兼论网络与市民社会》，收于徐以骅主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三辑），时事出版社，2005，第28-102页。

协调一致的宗教体系。^①

与传统宗教被动地适应全球化不同，巴哈伊教则主动地迎接全球化的浪潮，致力于改革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是一个具有明显的革新色彩的现代宗教。巴哈伊教在立教之初就开宗明义地提出要创建“世界新秩序”，缔造一个融合东西方文明的世界性文明，并逐渐形成实现世界和平、创建世界政府的纲领性文献。为了实现世界和平，推动世界政府的建设，巴哈伊教在国际联盟时期就尝试参与国际活动，扩大其国际影响。^② 巴哈伊教也参与了联合国成立的过程。1945年在洛杉矶见证联合国组织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中，就有巴哈伊教的代表。^③ 从1948年起巴哈伊教就以非政府组织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身份，获得了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咨商资格，成为了国际公民社会的重要一员。从那时起，巴哈伊教通过巴哈伊国际社团逐步扩大和强化了和联合国各个专门机构的合作，积极参与联合国各个领域的活动。^④

① 全球巴哈伊教信徒目前超过五百万，分布于190个国家和46个属地。全球有巴哈伊信徒定居的地点超过12万个，信徒来自2112个不同的种族、民族和部落背景。见Statistics: *The Bahá'í World*, 2001-2002, Bahá'í World Center, Haifa, p.311.

② 1926年，巴哈伊教在国联总部日内瓦设立了一个名叫“Bahá'í International Bureau”的机构，参与国联的活动。

③ <http://info.bahai.org/article-1-6-0-6.html>

④ 与巴哈伊国际社团有咨商关系或者工作关系的联合国专门机构有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环境计划署，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办公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它参与的活动包括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提高妇女地位、教育儿童、培养世界公民意识、预防滥用毒品、消除种族主义、促进人权教育等活动领域积极参与和支持联合国的工作。见<http://www.ojbs.org> , Nalinie Mooten, *The Bahá'í Contribution to Cosmopolit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21.

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巴哈伊教通过巴哈伊国际社团及其180多个国家级的附属宗教机构，与联合国组织的各个部门和专门机构、区域性国际组织、民族国家政府以及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展开密切的互动，更加积极全面地介入全球治理各个领域的公共政策的辩论、制订、实施和监督等各个环节。其中，在社会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妇女进步和人权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①与联合国体系中的其他宗教行为体被动卷入联合国活动的情况不同，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成立初期就积极参与联合国改革的辩论，1955年就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改革联合国宪章的建议书。^②巴哈伊国际社团一直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改革，主张加强联合国权威，使之逐步朝着未来世界联邦政府的方向发展而进行不懈的舆论动员，并向联合国机构提出具体的改革思路和建议。^③经过五六十年的积极参与和不懈努力，巴哈伊国际社团已经成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群体中的佼佼者，在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机构中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影响力。目前，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联合国代表担任十几个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和专门工作组的主席职务，其中包括像非政府组织妇女进步委员会这样非常有影响的大型非政府组织委员会。可以说，巴哈伊教是当代惟一以缔造世界政府为己任的影响力不

① <http://bic.org/areas-of-work>

② http://bic.org/who-we-are/bic-at-the-un/history-1947-present#_ftn3

③ <http://www.bic.org/statements-and-reports/year-in-review/the-baha2019i-world-200420132005>

断上升的世界性宗教和非国家行为体。^①

在积极融入国际社会，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发展的同时，巴哈伊教还以自己的方式探索多元文化和谐共荣的运作模式。这主要体现为巴哈伊教全球管理体系的探索和发展。在短短160年的时间里，巴哈伊教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源自伊朗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宗教派别，发展成为初具规模的新兴世界性宗教。巴哈伊教宣称，其多元的全球性教务管理体系体现着“多样性之统一”，代表了全球社会进化的未来趋势，是未来世界体制的模型。^② 巴哈伊教这种大胆而自信的宣称，它以缔造世界政府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以及在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圈子里享有的影响力，应该引起关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进程的学者的注意。

由于全球治理是一个牵涉到人类社会各个层次、各种利益集团和各种文化的极为复杂的互动进程，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似乎不应该遗漏宗教的视角，尤其是巴哈伊教这样一个致力于推动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制发展的现代宗教的视角。从巴哈伊教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其与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外部世界的互动，还是其自身社团内部跨国管理的实践探索，都遵循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是一种高度理论化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因此，了解、研究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摸清其历史渊源，理顺其发展脉络，把握其当下动态，不但有助于全面了解巴哈

① 目前，巴哈伊国际社团是联合国体系中三个最有影响力的宗教行为体之一（其他两个是罗马天主教庭（the Holy See）和贵格会世界协商委员会（FWCC）），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圈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力。相关信息见 Geoffrey Knox, ed. *Religion and Public Policy at the UN*, Mount Vernon Printing Company, 2002, p.39.

② See *The Promise of World Peace*, Bahá'í World Center, Haifa, 1985, p.20.

伊教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现代宗教，也有助于全球治理理论的发展。但愿本文的介绍，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引起学术界对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的关注。

本文首先围绕巴哈伊教早期领导人关于世界和平和社会发展前景等问题的论述，对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的历史发展脉络做一番简单的勾勒和梳理，指明其发展的线索。然后，本文着重介绍当代巴哈伊教的最高教务管理机构世界正义院（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①及其驻联合国机构巴哈伊国际社团针对世界和平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的政治立场，跟踪其在当代的发展。在文章的最后部分，我结合国际政治的历史与现实，对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作一些简单的评论，指出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和对人们观察、思考世界政治发展趋势时具有的启发和积极意义。

二 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的历史演变

巴哈伊教全球治理的思想发端于创教先知巴哈欧拉关于社会未来发展趋势的论述。其继承者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他的思想作了解释和补充而使之逐步趋于成熟，发展成为系统的关于如何实现世界和平与“大同社会”的理论思想。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巴哈欧拉以新时代上帝

^① 世界正义院由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全世界成年巴哈伊信徒中选举出来的九个人组成，是巴哈伊教的最高管理机构，任期五年，可连任。驻地设在以色列的海法市。

先知的名义写信给当时主要国家的君主，号召他们平息纷争、实行仁政、建立集体安全机制起，到一战前后阿博都-巴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团结等问题的进一步阐述，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守基·阿芬第详细论述如何实现“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为止，整个发展进程持续了大约七十年的时间。1963年，巴哈伊教国际教务管理机构世界正义院成立以后，巴哈伊教的教务管理进入了一个集体领导的新时代。世界正义院及其常设联合国的机构巴哈伊国际社团遵循上述三位早期巴哈伊领袖的思想，针对国际形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继续阐述对全球治理的看法，就世界和平和联合国改革等问题发表有关文件，推动着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在当代的继续发展。

1. 巴哈欧拉论“世界新秩序”及“至大和平”

1863年，波斯贵族侯赛因·阿里（Husayn Ali）公开宣布自己是这个时代上帝派遣到人间的圣使，取名号为“巴哈欧拉”，意思是“上帝的荣耀”。“巴哈伊”（Bahá'í）意为“巴哈欧拉”的追随者。巴哈欧拉宣布，他的到来标志着一个千年盛世的开始，他的宗教将把人类社会带入一个普世和平的新时代。他废除了旧的宗教律法，制定新的法律和社会规则^①，逐渐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新的宗教团体。然而他的宗教事业一开始就遭到波斯王国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教士阶层的反对。他们和世俗政权联合起来，共同抵制和迫害这场新兴的宗

^① 巴哈欧拉的最主要的著作是《亚格达斯经》（Kitab-i-Aqdas），意为“至圣经”，是巴哈伊教的法典。

教运动。^① 巴哈欧拉被捕入狱，后被流放到当时奥斯曼帝国伊拉克行省的首都巴格达。

1868年前后，被辗转流放到奥斯曼帝国欧洲领土的巴哈欧拉，致信当时东西方国家的君主和宗教领袖，要求他们承认他就是所有宗教千百年来共同期待的伟大先知，是“万王之王”。在这些信中，巴哈欧拉宣布，他无意于攫取世俗的权势与财富。他的主权是一种精神主权，在于得到“人心”，使普世万民承认他是这个时代上帝的代言人，使全人类信仰同一个宗教，从而在人间缔造“至大和平”（the Most Great Peace），即全人类在信仰统一基础上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高度融合，一个全球的文明秩序。他的宗教和法律将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指引人类社会由目前的分裂和动荡走向和平与统一，“至大和平”必然实现。^②

巴哈欧拉指出，他的到来同时也意味着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激烈动荡和革新的时代。为了减缓社会动荡造成的苦难和痛苦，巴哈欧拉以上帝的名义向当时的君主们发出呼吁，规劝他们实行公正的统治，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削减军备，减轻赋税，以减轻各国民众的负担，也给他们自身带来和平安宁。他号召

① 巴哈伊教的前身是“巴比运动”（the Babi Movement 1844-1853）。巴比运动由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年轻的设拉子城（Shiraz）的商人（Siyyid ‘Ali-Muhammad）发起。他于1844年宣布自己是上帝新启示的承受者，取号为“巴孛”（Bab），意为“门”，即通往上帝知识之门。他启示了《巴扬经》（the Bayan），废止了《古兰经》中的律法，另创新法。他向信徒说明他的使命是为不久之后即将出现的另一个更伟大的先知开路。巴孛宣布自己的使命之后不久就被政府监禁，并于1850年被公开处决，其信徒也大批遭到镇压和屠杀。后来巴哈欧拉于1863年公开宣布他就是巴孛所预言的先知。

② Bahá'u'lláh,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 p. viii.

君主们召开和平大会，商讨实现世界和平的具体事宜，他还呼吁世界各国采用一种通用语言以协助各国的交流，促进人类的和平与团结。^①但是，这些规劝遭到了当时那些不可一世的君主们的忽略和蔑视。巴哈欧拉对他们的傲慢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控诉他们不公正的统治，并预言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的垮台。^②面对列国争雄的乱世，他感到人类社会的混乱与动荡将不可避免。他写道：“分裂和折磨人类的争斗与日俱增。突变震撼和天下大乱已迫在眉睫，而现行的制度却显得可悲的无能。”^③

尽管巴哈欧拉以严厉的口吻谴责了他那个时代的君主们，宣布“上天的惩罚”将光临他们中的大部分的人，并把各国人民卷入灾难的深渊，但是他对人类社会的前途却抱着乐观的态度。^④他宣布：“现行体制将很快终结，新的体制必将取而代之。”^⑤这个“上帝钦定”的“新秩序”已经孕育于旧秩序之中，并且已经开始打破了人类社会生活的平衡。^⑥据此，巴哈欧拉成为现代历史上最早使用“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人士之一。守基·阿芬第后来解释，巴哈欧拉所说

① Bahá'u'lláh,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the Hosts*, Bahá'í World Center (Haifa),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002. 收到巴哈欧拉的信的宗教领袖和统治者包括：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Napoleon III）、英国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Czar Alexander II）、波斯国王（Násiri'd-Dín Sháh）等。

② Bahá'u'lláh,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the Hosts*, Bahá'í World Center (Haifa),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002. p.v.

③ Ibid, p. 171.

④ Bahá'u'lláh, *Proclamation of Bahá'u'lláh*, p. ix.

⑤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inois, 1983, p.6.

⑥ Ibid, p.136.

的“新秩序”，是指巴哈欧拉在他启示的《亚格达斯经》上制定的巴哈伊教的管理体系。^①巴哈欧拉预言，他的宗教将成为全人类的庇护所，将为人类的统一与世界和平提供精神动力和制度保障。^②目前的巴哈伊教务管理体系，构成了巴哈欧拉的“新世界秩序”的“核心”和“结构基础”，并将逐步发展成为未来的巴哈伊世界联邦体制。^③

巴哈欧拉设想的新世界秩序的精神基础是“人类一体”和“宗教同源”的原则。这两个原则和“上帝独一”原则构成巴哈欧拉教义体系的三根支柱。“人类一体”是指人类不分种族、肤色、性别，皆为同一个上帝的高贵造物，应团结如一体。巴哈欧拉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告诫人们要彼此视为一体：“我们是一手之指，一体之肢；”^④“我们是一树之叶，一海之波；”^⑤他指出，除非人类团结被稳固地确立起来，否则人类的福祉、和平与安全都不能实现。^⑥巴哈欧拉倡导的“宗教同源”的原则，强调宗教之间本质上的一致性。巴哈欧拉指出，各个宗教都来自上帝的启示，它们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有关社会生活的律法和崇拜的具体方式上。这些差异是次要的，是先知们根据各个时代的不同环境因时制宜进行教化的产物。先知们教导人类的目的和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教义

① Bahá'u'lláh, *Kitab-i-Aqdas*, Haifa,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92, p.247.

② Ibid, p.15.

③ Ibid, p.248.

④ Ibid, p.140.

⑤ Bahá'u'lláh, *Tablets of Bahá'u'lláh*, E-book from the Ocean, p.27.

⑥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inois, 1983, p.286.

是同一个真理的不同方面，在帮助人类精神成长、社会进步的功能方面是互补的。^① 巴哈欧拉强调，上帝之宗教的根本宗旨在于保卫人类的利益并促进人类的团结。^② 宗教之间的团结是世界和平的前提和支柱之一。^③ 由于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人类一体”，信仰者和异教徒之间的区分已经失去了意义。因此，巴哈欧拉命谕他的追随者“以友爱团契之精神与各教信徒交往”^④，并取消了“圣战”。^⑤

巴哈欧拉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是“小和平”（The Lesser Peace），即各国之间停息战争的政治和平。由于人类社会进化的最终目标是“至大和平”，“小和平”只是向“至大和平”过渡的初级阶段的和平。在他的呼吁遭到君主们完全的漠视之后，他写道：“既然你们拒绝了至大和平，那么就该紧紧地抓住它——初级和平，以使你们及你们的臣民的境况能有某种程度的改善。”^⑥ 如上所述，巴哈欧拉呼吁的“小和平”，指的是各国停止战争，做出集体安全的制度安排，并除保卫各国疆界所需之军力之外大量裁减军备。他还预言，为了实现“小和平”，将来会举行一次“世界大会”（an all-embracing assemblage of men），各国君主和统治者必须与会，与世界人

① Ibid, p.50. See also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Preface.

②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inois, 1983, p.286.

③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inois, 1983, p.218.

④ Bahá'u'lláh, *Kitab-i-Aqdas*, Haifa,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92, p.71.

⑤ Bahá'u'lláh, *The Summons of the Lord of the Hosts*, Bahá'í World Center (Haifa),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2002, p.22.

⑥ Bahá'u'lláh, *Gleanings from the Writings of Bahá'u'lláh*, Wilmette, Illinois, 1983, p.253.

民的代表共商世界和平之道。^① 后来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都论述了“小和平”的过渡性质及其过程的阶段性。

总之，巴哈欧拉宣告了“人类大同”时代的来临，人类社会生活将发生激烈的变革。他还设计了一个超越于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战争的新世界秩序，并指明在“至大和平”到来之前各国统治者应该努力实现“小和平”。他还强调了人类团结对于实现世界和平的重大意义。这些关于如何在新时代实现和平的概念和原则，给他的继任者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提供了清晰的方向和思想源泉。

2. 阿博都-巴哈论世界和平实现的途径和条件

阿博都-巴哈是巴哈欧拉的长子。1892年巴哈欧拉逝世以后，他继承父亲成为巴哈伊教的领导人和他父亲教义的授权阐释者。直到他1921年去世时为止，他对普及、阐释他父亲的教义作出了巨大贡献。阿博都-巴哈曾于1911-1913年间远赴欧美各国传教，访问了伦敦、巴黎、纽约和蒙特利尔等城市，使这些城市当时就已经出现的小规模的巴哈伊团体得到了巩固，使巴哈伊教从一个中东地区的小教派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宗教运动。传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演说，阐述人类一体、宗教同源与世界和平等主题，收入《弘扬世界和平》一书。^② 另外，

① Ibid, p.248.

② See 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82.

他写于1875年的长篇政论《神圣文明的隐秘》也谈到了世界和平的制度安排问题。他的演讲和著作与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直接相关的内容，分述如下。

阿博都-巴哈在巴哈欧拉的“世界和平大会”和“集体安全”的概念基础上，详细阐发了“世界和平”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手段，提出了世界各国缔结一项国际公约以实现世界和平的构想。他把这个国际公约称为“至高盟约”。根据他的预言，将来必有一些“杰出而目光远大的君主”，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挺身倡导世界和平大业。他们将就和平问题广泛咨询各方意见，并尽一切努力形成一个“世界各国的联盟”（a Union of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这个联盟必须签署一项有约束力的盟约，并把它公之于世，以获得全世界人民的支持。阿博都-巴哈强调，这项事业必须被所有人视为神圣的事业，人类所有的力量必须被调动起来以确保该盟约持久有效。他还列举了这项“至高盟约”必须涵盖的内容：勘定各国疆界；澄清政府间关系的准则；阐明所有的国际条约和义务；严格限制每个政府的军备规模。若某个政府违反了盟约中的任何一条规定，则所有其他政府，乃至全人类都必须动用一切力量“摧毁”该政府。阿博都-巴哈最后指出，这个全球盟约是“患病的人类之躯体”的“至佳良方”，是永保和平安宁的必然选择。^①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阿博都-巴哈“至高盟约”的思想，是对巴哈欧拉“小和平”概念的进一步发展和充实。今天，巴哈伊国际社

^① See '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p.64. 另见《新世界体制之目的》，守基·阿芬第著，曾佑昌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7，第14页。

团的联合国改革提案重申了阿博都-巴哈“至高盟约”中的建议，具体见下文巴哈伊国际社团的联合国改革提案。

阿博都-巴哈还论述了创建一个“至最高法院”（supreme Tribunal）以保障世界和平的必要性。他还指出了成立最高法院的具体办法，即按一定的人口比例从各国议会中选出少数精通国际法、了解时代之所需的杰出人才，其选举须经各国政府、议会和元首的批准，充分代表本国政府和人民。这些杰出人士组成一个世界议员大会，再从该大会当中选举产生“最高法院”，这样产生的“最高法院”就代表了所有的政府和人民，有权对任何国际争端作出强制性的裁决。阿博都-巴哈强调，“至最高法院”的裁决，不管是以多数票表决，还是一致通过，都必须得到有关各方的遵守。如果有某个政府不服从该最高法院的裁决，则所有其他的政府将合力反对之。如此，则为世界之和平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脆弱的集体安全制度，阿博都-巴哈指出，由于国联没有像“至最高法院”这样的强制执行机制，它将无法保障和平。^①阿博都-巴哈的这个设想今天也成了巴哈伊国际社团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阿博都-巴哈对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世界和平的阶段性及其过程的渐进性的阐述。他以人的生命历程的阶段性和连续性来比喻政治制度演进的阶段

^① ‘Abdu’l-Bahá, *Foundations of World Unity*,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68, p.32. Also see ‘Abdu’l-Bahá, *Abdu’l-Bahá in London*, p. 29.

性。^① 他告诉人们，从国家间政治到全球政治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世界和平必然要经过一系列阶段，全球治理的制度和机构从诞生到有效的运转也必须经过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在《弘扬世界和平》一书中，阿博都-巴哈用“七盏团结之明灯”的比喻来表示人类团结在社会生活的七个领域展开，同样也暗示了世界和平是一个逐步推进的渐进过程。^②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阿博都-巴哈还是在20世纪初把它称为“光明的世纪”，并宣布“民族间的团结”一定会在20世纪实现。世界正义院后来解释，阿博都-巴哈所指的“民族间的团结”，是指在世界各国人民中间将产生出他们都共同属于一个人类大家庭的团结意识。^③ 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与此相联系，他在20世纪初期指出，由于技术、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人类团结和一体化的条件已经具备了。^④

在谈到实现世界和平的必要条件时，阿博都-巴哈除了提到东西方之间联系的加强和相互依赖的加深这个因素之外，还

① “政治界就像人的世界。人一开始只是个种子，然后依次经过胚胎的不同阶段……同理，政治界不能顷刻间从不完善的起点飞跃发展到完善的最高点。”

见‘Abdu’l-Bahá, *The Secret of Divine Civilization*, p.107.

② 这些领域依次是：政治领域的团结、全球性事业中的思想团结、自由的一致性、宗教的团结、民族间的团结、种族的团结和语言的统一。见‘Abdu’l-Bahá,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Haifa,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78, p. 33. 另见《新世界秩序之目的》，守基·阿芬第著，曾佑昌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7，第16-17页。

③ See a letter from the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Unity of Nations and the Lesser Peace*.

④ Bahá’i World Center, *Century of Light*, p.7. 另见‘Abdu’l-Bahá, *Selections from the Writings of ‘Abdu’l-Bahá*, Haifa, Universal House of Justice, 1978, p. 33.

讲到了两个其他的条件。一个是各国废除中央集权制度，普遍实行联邦制。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让女性也获得选举权。阿博都-巴哈解释说，一旦男女平等真正实现，女性获得选举权，平等参与政治生活，和平就会实现，因为妇女将会投票反对战争。作为母亲，她们不愿把自己辛苦养育的子女送到战场上去牺牲。在这个意义上，只要妇女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世界和平就不可能实现。^①今天，提高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和地位，特别是女童的受教育机会，是全球巴哈伊团体和个人主要关注的领域，也是巴哈伊国际社团重点参与的联合国活动之一。

如上所述，阿博都-巴哈在巴哈欧拉阐述的和平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必须缔结一项国际公约以实现世界和平方案，并设想通过建立一个有强制力的国际法院来维护世界和平。他还阐述了和平进程的阶段性和渐进性特征，并指出世界和平的实现必须满足的一些社会和客观物质条件。他对20世纪人类团结和世界和平趋势的预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 圣护论“世界联邦政府”与“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

1921年阿博都-巴哈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他就在遗嘱中任命当时年仅24岁的长外甥守基·阿芬第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Guardian），领导他身后的巴哈伊团体，并授权他阐释巴哈欧拉和他本人的著作。一直到他于1957年去世为止，守基·阿芬第在整整36年的时间里指导着巴哈伊教在全世界的扩

^① See 'Abdu'l-Bahá, *The Promulgation of Universal Peace*,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82, p.167.

展，并通过在各国成立法人社团的形式，使巴哈伊教组织在当时大部分独立国家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奠定了今天巴哈伊教全球教务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巴哈伊教也初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宗教，尽管当时信徒人数不过区区几十万人。

守基·阿芬第是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他的两位前辈的思想的基础上，他对巴哈伊教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巴哈伊教和世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小和平”和“至大和平”阶段、世界联邦政府的原则和体制特征等问题都做了详尽的理论阐述。此外，他还论述了巴哈伊教行政体系的特征等问题。他关于全球治理和世界文明的大部分思想反映在他从1929年到1936年间写给北美巴哈伊信徒的一系列书信中。这些书信很早就结集出版，取名为《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①与此主题相关的思想也见于他的另外一些著作，如《信仰的堡垒》（*The Citadel of Faith*）和《神临记》（*God Passes By*）等。可以说，到了守基·阿芬第手里，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由前期相对零散的世界和平建议和对未来社会的相对模糊的憧憬，发展成为了一种比较清晰和系统的关于全球治理的宗教理论。

3.1 通往“上帝在地上的王国”之路：巴哈伊教的历史观

首先，守基·阿芬第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巴哈伊教神学史观。这种神学史观融合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人类是

^① See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38, 1982 edition.

个独特的物种，是反映上帝全能至善属性的最高贵的造物。它的集体进化史遵循一个从家庭、部落、城邦、民主国家到复杂的全球社会的路线。目前民族国家建设的进程正趋于结束，而民族国家体系固有的矛盾和无政府状态也正在达到高潮。^① 人类社会进化的下一步必然走向全球的联合。所以，当今时代人们必须抛弃种族和民族偏见，承认人类一体性，放弃对绝对国家主权的迷恋和崇拜，也就是必须通过建设世界联邦来解决当代人类社会面临的矛盾。他指出，这个时代战争和动乱的主要根源，是人类的领袖“未能调整政治、经济制度，使之适应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的需要”，战争和此起彼伏的危机也主要是由于世界的领导者们“不能正确解读时代的迹象，坚决摒弃根深蒂固的过时观念和信条，根据巴哈欧拉宣告的“人类一体”的准则重塑他们各自国家的政治机制。”^② 由于人类的统一是上帝的意志，所以它是不可避免的。巴哈欧拉是这个时代上帝的代言人，他不仅给人类灌输了团结和统一的精神力量，而且为人们制定了实现人类的团结与世界和平所需要的法律制度和机构。巴哈伊教的历史使命，就是以巴哈伊教来统一全人类的信仰，并且创造一个反映出“天国”荣耀的神圣的全球文明，实现耶稣基督在《新约》中所许诺的预言。^③ 这样，守基·阿芬第的理论就把巴哈伊教的命运跟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

①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38, p.202.

②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36.

③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324.

文明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了。

根据这种神学目的论的历史观，守基·阿芬第把巴哈伊教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即英雄时代（the Heroic Age）、成长时代（the Formative Age）和黄金时代（the Golden Age）。英雄时代始于巴孛（the Bab）^① 宣布其使命的1844年，终于阿博都-巴哈逝世的1921年。这是上帝之信仰获得新生的时代，是灵性英雄们获得殉教殊荣的时代。第二个阶段始于1921年，终于黄金时代开始之时，但黄金时代从何时开始，人们现在无法知道。但是守基·阿芬第明确指出，成长时代结束之前必须实现一系列目标，这些目标包括：选举出世界正义院；《亚格达斯经》正式颁布，其律法条文得到遵守；“小和平”实现；人类达到成熟阶段，实现了《神圣计划书简》中列出的传教目标；巴哈伊教从传统宗教的禁锢中摆脱出来而获得解放；巴哈伊教作为独立宗教的地位获得普遍承认等。到了黄金时代，则“至大和平”得以实现，巴哈伊世界联邦形成，作为“至大和平”之产物的世界文明诞生并结出果实，给人类带来无尽赐福。^② 守基·阿芬第还在《神临记》中指出，黄金时代和“至大和平”

① 巴孛（1819-1850），伊朗设拉子（Shiraz）城的年轻商人，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1844年自称是什叶派期待的救世主“卡伊姆”（Qa'im），吸引了当时来自波斯各阶层的信徒，其宗教运动史称“巴比教”（the Babism, or the Babi Religion）。他不久被政府监禁，并于1850年被裁定为异端而被公开处决。他启示的宗教经典是《默示录》，亦称《巴扬经》（the Bayan）。除了创立一个取代伊斯兰教的宗教体系之外，巴孛还宣布一个比他更伟大的先知很快就要出世，这个先知将把全人类统一在对唯一上帝的信仰之中，使全世界处在正义的统治下。1863年，巴哈欧拉宣布他就是巴孛预言的先知。巴孛被今天的巴哈伊教认为是巴哈欧拉的先驱者，巴哈伊教的历史也从他宣布使命的1844年算起。

② Shoghi Effendi, *Citadel of Faith*, p.6.

要在经过几个世纪之后才能出现。^①

守基·阿芬第指出，“小和平”将由世界各国在意识不到巴哈欧拉的信仰，但是在不自觉地遵循巴哈欧拉提倡的原则的情况下实现的。也就是说，“小和平”将由世界各国自行实现，巴哈伊教在这个过程中不起直接的作用。“小和平”阶段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意味着世界各国政府将在承认人类一体性和完整性的前提下对整个人类社会进行重新组织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进程必将导致人类对巴哈欧拉的宗教的认同和接受，从而导致“大众的灵性化”（*spiritualization of the masses*），即人们大规模加入巴哈伊信仰。大众大规模加入巴哈伊教，将给所有种族、教派、民族和阶级最终融合为一体创造必要的条件。全人类融为一体之时，就是巴哈欧拉的“新世界秩序”诞生之时，也是“至大和平”出现的标志。^②

“成长时代”是个由“乱”而“治”的过渡时代。它一方面是“小和平”出现并得到巩固的时代，另一方面是巴哈伊教由弱而强的时代，其中又分为若干个时期（*epochs*）。由于事物发展的过程性，“小和平”和巴哈伊教本身在过渡阶段都将经历不同的成长阶段。巴哈伊教教务管理体系的崛起和巩固将是“成长时代”的显著标志，巴哈伊机构将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确立起来，不仅将成为“新世界秩序”的“核心”，而且代表了世界秩序演进的“模式”。^③而在进入“黄金时代”之前，巴哈伊教的发展将经历以下七个不同阶段：默默无

①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p.xvii.

② Shoghi Effendi, *The Promised Day is Come*, p.123.

③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144.

闻阶段，遭受迫害阶段，完全解放阶段，获得独立宗教地位阶段，国教阶段，巴哈伊国家阶段，巴哈伊世界联邦阶段。^①从巴哈伊教成为一些国家的国教，再到出现巴哈伊国家，以及最终巴哈伊世界联邦的诞生，守基·阿芬第设想了一个政治与宗教逐渐融合的过程。最终出现的世界联邦政体将是一个神权政体，这一点实际上呼应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对未来世界体制的预言和期待。关于这一点，守基·阿芬第直言不讳地宣称，“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就是各个传统宗教所许诺的未来必将出现的“上帝在地上的王国”（the Kingdom of God on Earth）。^②

3.2 过渡时代的双重进程：整合与分解

在巴哈欧拉和阿博都-巴哈对世界的未来进程所作的预言和判断的基础上，结合他那个时代以及之前的历史事件，守基·阿芬第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中详细地论述了“过渡时代”历史演进的动力和方式的问题。他指出，“上帝之圣道”（the Cause of God），即巴哈欧拉的启示释放出来的精神力量是世界日益朝着一体化和统一方向进化的根本动力。这是一个“整合”（integration）与“分解”（disintegration）同步进行的双重进程。“整合”进程与巴哈伊信仰的成长联系在一起，将逐步成长为“新世界秩序”的核心与“模式”。“分解”进程与一个旧文明体制的衰败、混乱和解体相联系，因为

① Shoghi Effendi, *The Advent of Divine Justice*, p.15.

②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60.

旧文明的宗教观念和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等构成了以“人类一体”为基本原则的世界新秩序和新文明顺利展开的障碍。^①

为了说明旧世界体制和旧文明的崩溃和解体的事实，守基·阿芬第列举了自从巴哈欧拉的宗教诞生以来世界局势的巨大变化。其中欧洲旧王朝的毁灭是巴哈欧拉所明确预言的，而伊斯兰世界政教体制的崩溃则被他认为是这些机构及其领袖反对和迫害巴哈欧拉和他的追随者而遭受上帝惩罚的结果。他还把基督教教会机构的衰败、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崩溃等都归因于旧体制崩溃的外在表现。^②另一方面，他详细列举了巴哈伊教教务管理体制在他那个时代的稳步发展和取得的成就，来说明新世界秩序正在旧世界的母胎中日渐成形。^③这两个进程，一正一反，在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推动人类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

守基·阿芬第还用“上帝的大计划和小计划”（the Major Plan and Minor Plan of God）的概念来表达上述双重进程的思想。“上帝的大计划”是针对全人类的，其目的在于扫清人类统一道路上的障碍，通过种种灾变和重大事件把人类各个组成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实现“小和平”。在“小和平”阶段，人类虽然已经结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还没有灵性生命的气息。而这个赋予人类整体以灵性生命的任务就属于上帝的“小计划”所要完成的使命，主要通过巴哈伊教及其机构来完成。

①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170. 另见《展现世界文明》，守基·阿芬第，曾佑昌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7，第15-50页。

② Ibid, pp.170-191.

③ Ibid, p.200.

世界正义院后来进一步阐发了这两个概念，并指出阿博都-巴哈和守基·阿芬第的著作，以及世界正义院本身将为巴哈伊教完成“上帝的小计划”提供精神指导。巴哈伊教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致力于人类的“灵性化”工作，直到把全人类统一在巴哈伊信仰的旗帜下，人类历史的进程也将随着从“小和平”进入“至大和平”。^①

3.3 世界联邦政府的蓝图

守基·阿芬第对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的另一个贡献，是他给未来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世界联邦政府的组织原则和机构特征做了比较详细的描绘。他首先论述了世界联邦政府的必要性。如上所述，他指出，世界的相互依存状态，使民族国家体制内在的矛盾和无政府状态达到了高潮。^②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人们必须放弃对国家主权的盲目崇拜，接受“人类一体”和人类关系的完整性，在公正和一体性的原则基础上重组社会机构，以满足人类在新时代的迫切需要。适合时代现实需要的政治体制，应该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而又基于民族国家的世界联邦体制。与当代全球化辩论中的激进全球化论者的立场不同，守基·阿芬第并没有主张取消民族国家，而是倡导一种超越国家主权的对全人类利益的认同和忠诚。^③超越国家主权、

① Shoghi Effendi, *Citadel of Faith*, p.139. Also see Bahá'í World Center, *Wellspring of Guidance*, pp.133-134.

②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202.

③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守基·阿芬第著，曾佑昌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7，第20-25页。

组建世界政府是与逐渐趋于成熟的人类相适应的组织形式。^①

首先，基于“小和平”的实现是一个阶段性进程的认识，守基·阿芬第区分了“小和平”阶段和“至大和平”的世界联邦政府在组织原则和机构与职能特征方面的区别。对于前者，它设想应该包括行政、司法和立法功能，并拥有某种针对全世界公民的征税权。^②这个阶段的世界政府显然也处于不断的演进过程之中，其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完善。根据巴哈欧拉的著作，巴哈伊教机构在整个“成长时代”阶段肩负着促进“小和平”的使命，竭力推动各个国家之间的融合，减少战争和冲突的发生及其给人民造成的负担和痛苦。^③

相比之下，“至大和平”时代将出现的巴哈伊世界联邦，其组织原则和机构特征则与前者明显不同。守基·阿芬第在《巴哈欧拉的世界秩序》中对它做了详尽的描绘。这个阶段的世界联邦政府就像目前的民族国家政府对国内民众一样行使着对全球公民的统治权，世界上所有的种族、民族教派和阶级已经在巴哈伊教的信仰中完全融合为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完全一体化。另一方面，联邦也鼓励和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遗产，因为联邦的组成原则是“多样性的统一”^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守基·阿芬第预言将会“设计出一个涵盖全球的高速而稳定的通讯联络系统，不受民族国家的阻碍和限制，

①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p.202.

② 《新世界体制之目的》，守基·阿芬第著，曾佑昌译，澳门，新纪元国际出版社，2007，第17-20页。

③ Bahá'u'lláh, *Tablets of Bahá'u'lláh*, p.89.

④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38, p.202-203.

以极快的速度稳定地运转”，这不由得令人联想到今天的因特网。守基·阿芬第指出，这样一个联邦体制融合了并体现着东西方的理想、告别了战争及其苦难、武力在其中成了正义的奴仆，它的生命活力来源于对惟一的上帝的普遍承认和对一个普世信仰的忠诚。他还指出，这个联邦体制建成之时，标志着人类集体的进化达到了成熟，但是并不意味着世界历史的终结，因为人类个体的发展潜能是无限的。^①

三 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在当代的发展

1955年，在联合国成立十周年之际，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对联合国宪章进行评估，探索修改宪章的可能性。巴哈伊国际社团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一份修改宪章的报告，提出了限制并逐步取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强化联合国的行政权力等建议。

1985年，世界正义院向“全世界人民”发表题为《世界和平的承诺》的宣言。这篇宣言指出和平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论断，并阐述了与和平的实现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议题，超越了单纯的政治视角来探讨和平实现的条件。该宣言向全世界的政经领袖和学术界，文化界以及媒体的知名人士广泛分发，扩大了巴哈伊教的思想影响。

1995年，巴哈伊国际社团在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发

^① Shoghi Effendi, *The World Order of Bahá'u'lláh*,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Wilmette, Illinois, 1938, p.163.

表题为《所有国家的转折点》的宣言。该宣言回顾了全球化的进程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提出了一整套旨在使联合国成为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建议。

2005年，针对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联合国改革计划，巴哈伊国际社团发表宣言，支持秘书长的改革方向，并对其内容提出具体建议。

在所有这些宣言和文件当中，巴哈伊国际社团一再重申必须以渐进的眼光来看待联合国的改革，指出联合国的演进是整个人类社会朝向统一方向演进的一部分，并积极与其他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国家政府一道，通过参加论坛和磋商等形式，推动形成联合国改革的共识。如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成立国际形式法院等改革举措上，巴哈伊国际社团都积极参与有关辩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四 结论

在考察了巴哈伊教全球治理思想发展脉络及其当代发展的基础上，我对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作出以下四点总结和评价。这些观点也是本文得出的研究结论：

第一，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体现了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两种研究视角之间的平衡，是一种从整体性和渐进性的立场把握世界政治变化趋势的思想。它在强调全球主义历史大趋势的前提下为民族国家的继续存在预设了空间。它主张从渐进演化的视角来看待并推动联合国体系的改革。在巴哈伊文献中

对未来世界联邦体制的设计蓝图中，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联邦的基本构成单位，只是它的一些主权让渡给了世界联邦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讲，巴哈伊教思想属于“弱全球化论”。另外，在对当代国际政治进程的判断问题上，巴哈伊教认为民族国家体系正在处于向超国家体制方向过渡的阶段，这与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就非常接近，甚至不谋而合。^① 巴哈伊教在论述文明融合过程中没有抬高某一个文化传统或者政治体制，而是主张东西方各种文明的合理因子的融合，并以之为基础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文明。这种思想体现了一种整体性思维，与中国学者基于中庸的哲学立场把握时代脉搏的方式之间存在某种共通性。^② 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的思想和中国学者对世界政治未来趋势的理解之间有着广阔的对话前景。

第二，追求和实现“世界和平”是巴哈伊教一以贯之的宗旨，也是其全球治理思想发展演变的主要线索，对宗教作用的强调则是其世界和平思想的特色。巴哈伊教强调，世界和平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不是通过一两个特殊的事件就可以实现的，和平也不只是签订政治条约那么简单。世界和平的真正实现牵涉到男女平等、社会发展、宗教和谐等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宗教因素更是世界和平的基础。个人和社会的灵性转化和成长，精神价值观的培养和社会机构的重建是世界逐步走向和平、人类整体逐步走向融合的关键。这一

① 蔡拓：《全球化与政治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72-175页。

② 俞振梁，陈玉刚：“全球共治理论初探”，收入庞中英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新世界出版社，北京，2007，第139-144页。

点应该说是其对全球治理讨论的独特贡献，因为目前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探讨尽管涉及宗教问题，但只是从如何控制宗教或者说文明冲突的角度来谈，而巴哈伊教则放眼宗教融合的可能性。巴哈伊认为，宗教融合过程，或者说“巴哈伊化”的过程，就是世界和平由初级的“小和平”逐渐向高级的“至大和平”过渡的过程。尽管“小和平”的实现不依赖于巴哈伊教的直接影响，由“小和平”阶段逐步过渡到“至大和平”阶段则必须依赖巴哈伊教的贡献。在世界各大宗教中，只有巴哈伊教把自己的未来跟世界政府和全人类的命运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宗教信仰塑造着信仰者个人和团体的生活和行动，巴哈伊教必然影响着其全世界的巴哈伊信徒缔造“大同社会”的实践。如上所述，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治理事业的一个有影响的行为体。这也许预示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宗教不但不会退出历史舞台，而且有可能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包括国际政治领域，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发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在不同的时代创造了以各自的宗教文化为基础的持久的文明。那么今天我们是否也能期待巴哈伊教为在全球化时代建设一个崭新的全球文明提供价值基础和精神动力呢？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长期追踪的问题。

第三，巴哈伊教观察社会变化的视角和思路对我们今天考察国际政治和社会发展趋势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守基·阿芬第的历史观论述了巴哈伊教的发展壮大与世界文明演进过程之间关系的问题，为巴哈伊教机构和信徒个人提供了观察历史和

现实、预期未来世界发展趋势的理论工具和宗教信念。但是我认为，守基·阿芬第提出的人类社会的一体化过程表现为“分解”与“整合”的双重进程，两者的互动将最终导致世界和平和“天下大同”的思想不只是具有宗教意义，对普通人观察社会历史进程也同样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这种思路可以为人们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事件和趋势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按照他的这种思路，结合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局势变化的历史和趋势，我们可以说，像种族冲突加剧、美国单边主义抬头、宗教极端主义兴起、国际恐怖主义猖獗、艾滋病和毒品泛滥、大气变化和灾害频仍等事件和现象，都可归入“分解”进程之列；而另一方面，诸如国际公民社会的崛起、世界会议的召开、WTO的成立、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欧盟的诞生及其扩大以及其他众多区域性国际组织和机构的诞生等事件和进程，则都可以被看做是“整合”进程的体现。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趋势，即“分解”与“整合”进程互相影响，逐步推动着更加有效的全球治理体制的形成和强化。当然，我们预期的真正有效的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四，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一种关于社会发展前景的乐观而现实的思想。其乐观精神表现在它对人类最终走向大融合前景坚信不移，其现实性则体现为对此过程中必将遭遇到的巨大障碍和挑战做了充分估计。巴哈伊教断言人类社会的高度融合将是一个历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否认世界和平会以某种戏剧性的方式在一夜之间得以实现。在这个意

义上讲，巴哈伊思想是基于对社会和人性的现实主义的认识基础上的。各国历史和世界近现代历史清楚地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既人类社会每次在朝统一的方向迈出一小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美国在经历了一场血腥的内战之后才真正融合成为一个稳固的联邦；世界各国在20世纪人类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学会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并建立了联合国来保障和维护世界和平。联合国成立后不久，世界又重新陷入了东西方意识形态对抗的“冷战”状态长达半个世纪。在“冷战”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结束之后，极端民族主义使前南斯拉夫地区和非洲大湖地区陷入血腥的种族屠杀和混战，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四处肆虐，伊拉克战争又一次暴露了人类好战的本性。由此可见，通往世界和平的道路无疑是曲折而漫长的。

最后，巴哈伊教的全球治理思想是一种积极的神学目的论思想。巴哈伊教明确提出“上帝的意志”是实现“人类大同”的最终动力，因而是典型的神学目的论思想。但是，神学目的论按照其产生的不同社会效果可分为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消极的神学目的论建立在某种绝对主义和特殊主义的宗教信仰基础上，强调某种宗教真理的绝对性和排他性，以及某个宗教群体的特殊性。在人类共同体面临全球问题的共同挑战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神学思想不但不能促进人类共同体的团结，而且很可能成为分裂和冲突的根源。与此不同，建立在“人类一体”信念基础上的巴哈伊教的神学目的论，倡导人类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时代的挑战，则属于一种积极的神学思想。我认为，

巴哈伊教思想有助于人们树立面对未来的信心，并给人们观察和思考社会发展前途提供一种方向感。